

诗性的飞翔与心灵的冒险

SHIXING DE FEIXIANG
YUXINLINGDEMAOXIAN

张宗刚文学评论自选集

张宗刚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性的飞翔与心灵的冒险：张宗刚文学评论自选集
/ 张宗刚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378-3686-9

I. ①诗… II. ①张… III. ①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1803 号

书 名	诗性的飞翔与心灵的冒险——张宗刚文学评论自选集
著 者	张宗刚
责任编辑	刘卫红
封面设计	王佳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德胜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2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686-9
定 价	28.80 元

批评的意义何在

—— 一个人的批评观（代序）

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变异有目共睹。商业批评风行不衰，学院批评一统江湖，20世纪80年代那种“万类霜天竞自由”式的格局悄然瓦解。一种流行已久的说法是，欲当批评家，必欲先拜码头，找门子，傍高枝，寻找话语平台，方可发迹有望，不致被淘汰出局。其过程无非先是屈身为奴，之后做大做强，其成名速度堪比养鸡场里快速繁殖的肉食鸡。倘此说法成立，曾经不无神圣的评论确已成为与时俱进的垄断性行当。尤其在文学凋敝评论式微之际，公众注意力发生集体性转移，遂给一些惯于跑马圈地的业内大佬以天赐良机，自恃长缨在手，公然蝇营狗苟。于是，英俊沉下僚，劣货行其道，一千小马仔呼朋引类，同气连枝，切蛋糕，分残羹，紧随佩带知识者徽章的文化班头攻城掠地、抢滩占点，呐喊聒噪声不止。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批评的阳关大道，一转而为羊肠小径。纵有三二清流，面对此情此景，往往也只如神龙一现，几声慨叹过后，终究和光同尘。

今天的批评界貌似热闹，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学院派当家。学院派中虽不乏高人英士，终究庸者苦多。其备受诟病之处，乃是圈养于学府，畅享体制春风，饱食终日而鬼话满篇，五迷三道而尸位素餐，惟知在“学理”“规范”的幌子下卖野人头，以似懂非懂为时髦，以不知所云为荣耀，乐此不倦地炮制着有字之天书、绿林之暗语。表达能力的匮乏和审美能力的低下是其通病：学理既无足可取，文字亦粗疏滥俗，偶有一星半点华词丽句的卖弄，终究欲振乏力，腐气满纸，朽如败革，让人悲哀于所谓的“圈内人”竟不谙文章之道，不得文章之要。为文应如灵狐炼丹，当全力施为才好，此系基本常识。正视问题和展开学理是必要的，回到常识尤为必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一些作为批评主阵地的业内刊物，多为市侩、乡原者流盘踞把持，或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或是按篇索价六亲不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弥漫着令人掩鼻的江湖气和帮会气；他们把党同伐异说成同仇敌忾，把拉帮结派说成志趣相投，把小圈子叫做同仁，把财迷心窍唤做“与国际接轨”，彰显修辞高手本色。当八面来风变成了帘幕重重，当开放的广场萎缩成独家小院，一些缺乏基本才具的外行，竟也通过特殊渠道混入批评之门，安然讨得一杯羹汤。如此，遂有了指鹿为马，看朱成碧，有了南辕北辙，焚琴煮鹤，评论的生态怎不恶化？只须驻目评论圈，看看有几多不三不四之人、不痛不痒之文，即可明白问题

的实质。而那些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的“研讨会动物”，则赫然成为时代一景。

当批评不再向大众敞开，而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批评也便日渐蜕化为交际的手段，蜕化为评职称的敲门砖。我们经常在报刊见到的那些钝于感知而敏于阐释、拙于创造而长于勾兑的呆鸟文章，也许仅仅对职称有用。此类批评文字之所以喇喇不休，未能言尽而止，正是出于量化的要求和职称的考虑。在今天的各色学府及科研机构，文章倘不能达到某一规定性长度是不能被确认为“成果”的，而“成果”是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待遇的。这不免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那张魔鬼的床，为求整齐划一，不惜把短的拉长，把长的削短。

本是源诸性灵的批评，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格式化、量化，同时也越来越异化、僵化。个性是学术的灵魂，真正的个性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因强调学理而删除个性，摧折锋芒，剿灭思想，此种杀鸡取卵式的举止，无异于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并泼出。大树不能在花盆里生长，大象无法在手帕上漫步，若无天马行空式的大精神，又怎会有大艺术的产生？遥思今人乐道的盛唐气象，该是怎样地放想无碍一任天纵，丰茂盛大开阔恢张；——何谓盛唐气象？一言以蔽之，曰百花齐放，曰气象发皇，曰灵魂粗壮。回首以质取文的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一个感应盛唐精神的文化时代。班声动，北风鸣，剑气冲，南斗平；20 世纪 80 年代的批

评文字多是拿掷飞腾的，热风撩人的，血性昂扬的，就事论事的，读来何等痛快淋漓！那样龙腾虎骧的时代，我们往往称之为大时代，如 20 世纪 80 年代，如“五四”；向上追溯则是唐、汉、先秦，其间还可以包含魏晋。那是些培育大动物的时代，放眼弥望，但见阡陌纵横，冠盖连云，狮虎鹰隼雄视阔步，狐兔蛙鼠各安本位，洋溢着原生态的粗砺和自在。今天的我们，显然已经身处貌似众声喧哗实则千部一腔的“小”时代。俱往矣，当习成软熟取代了发唱惊挺，陈陈相因遮蔽了戛戛独造，剩下的惟有以“学理”为恃，蚂蚁装大象，侏儒充巨人。只是，有了“学理”这匹怪兽的横加羁勒，批评之马如何还能所向空阔、驱驰万里？

思想的缺失，分析的乏力，概念的罗列，术语的堆砌；对异域文论的生吞活剥，对他人成果不知饕餮的引用，种种的谈空说有不着边际，都使得当下的批评文体流于神秘和玄虚。一些无良学人偏爱将此种文体芹献于众，恨不得遍撒四海，邀天下人共享术语大餐。所谓学理、规范，原本只是形式层面的要求，在浅表的逻辑论证和格式规范之下，更应有着丰富的内心，深邃的精神。优秀的批评文字永远是空诸依傍而直指灵魂的。一篇批评文章，即便从技术的角度观照，也应援引有度，布局合理，倘一味沉溺于掉书袋，做文抄公，在“学理”的堂皇面纱下，彰显的乃是令人齿寒的跪拜之姿。这正如一个人要走路，只须放开步子即可，倘其腿脚无恙却偏喜倚杖前行，必然令人忍俊不禁。综览那些主

体缺席的批评文字，隐去评论者的姓名，你看不出是谁写的；隐去被评论者的姓名，你也看不出是在写谁。又遑论学理的清通，思路的畅达？

在“学理”“规范”的指挥棒下，多少低能的批评者因了运笔踟蹰变得不说人话，犹如故事中原本行走如飞的蜈蚣，待到被问及走路应先出哪一条腿时，反而再也不会走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那样的生动有趣、奇光异彩没有了，那样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个性不见了；万卉竞发既成一花独放，光明之灯顿变幽幽鬼火。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式的顾盼神飞知人论世的性情学术几成绝版，俄罗斯别、车、杜式的手挥目送移山填海的批评风范隕声哀远。评论的黄金时代杳如黄鹤，“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此情此景，怎不让人一次次临风击剑，呼唤批评精神的魂兮归来？

铁石相激，必有火花；水月相荡，乃生长虹。批评必须有感于心不平则鸣，方可心追手摹笔下生风。与创作无异，批评也是创造性极强的个体活动，也是诗性的飞翔、心灵的冒险，融铸着主体的人格、气魄和性情，精神、信仰和胸襟。批评文字应该是大气磅礴的，运斤成风的，自由自在的，特立独行的；是草根的也是精英的，是谦逊的也是高扬的，是包容的也是亮烈的。开阔的思路，缜密的逻辑，优美的学理，锐利的锋芒，都应成为评论

必备的元素。探囊取物，心有灵犀，一针见血，直击腠理；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这样的批评真是令人拍手叫绝，尤其在屡屡领教过吹鼓手的媚俗、长舌妇的恶毒和文抄公的迂腐之后。

批评应秉持审美标准与道义标准，与流动不居的文学星河齐头并进。批评的要旨在于护守文学本体，捍卫普世价值，切实把握所评对象的丰富与复杂。批评的立场是随和的，平易的，弹性的，又是鲜明的，超拔的，高远的，不苟且的。立场彰显尊严。一个批评者，哪怕他立场有误，倘能如尾生抱柱，坚执如一，亦不失其可敬可佩。时见某类批评俊彦，才思不凡而立场飘忽，一夕三变，因其过于聪明的行止令人嗟叹。

批评者不是上帝、判官，被评者亦非贱民、罪人。反之亦然。批评的过程不是在审判在施舍，而是在交流在对话。可怕的是一些批评者，高擎客观公允的大纛，却将个人恩怨置于批评的公信力之上，或投桃报李，或睚眦相向，遂使批评沦为纯然的报恩工具和泄愤载体。如此“掺沙子”式的举动，诚为对批评的轻慢亵渎。说好即抬入九霄、在天为龙，说坏则全无是处、黄泉为虫，这样的二值判断和线性思维断不可取。舌灿莲花的表扬，意态亢奋的谩骂，二者同为价值失范时代的劣行恶举。倘若说文字如刀，其功能则在于疗疾而非伤人。从乱象纷呈的捉对厮杀中固然可以获得虚假的凯旋，然而，攻击与谩骂毕竟是心怯的体现，沉静内敛远胜于词气浮露，包容大度远胜于刻薄尖酸。一个合格的批评

者，在其文章中所展示的应是澄澈的内心，而非浑浊的内分泌。当然，在我看来，哪怕是酷评，只要不是出于哗众取宠耸人视听的病态心理，也总比那些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关系批评、人情批评、哥们姐们批评好出许多。不论酷评雅评，均须析之成理、言之有物，蕴含着怀疑的精神和个性化的元素。

往事惟余歌哭，现实尚须直面。今天的评论虽已失去昔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王者之风，但仍具备照亮世界温暖人心的作用。修辞立其诚。从事批评不能强作解人，断章取义，发诛心之论。批评家务须虔诚检视内心的道德律令，方可坦然仰望头顶的灿烂星空。

一篇好的批评文章，必然是雍容的，舒展的，诗性的，深美的，闷约的，人文的，具备了慧黠与厚重、温情与幽默等多种美质。评论大可随意，但绝不能随意到穿着内衣见客、光着膀子上街的地步，如此傲慢和托大，便是把庄严的文场当成了自家卧室（每每读到此类批评文字，每每感慨于垃圾是怎样生成的）。评论应该是神采奕奕的，犹如天鸡唱晓；是枝叶纷披的，犹如高树婆娑。今天，我们很难再读到李健吾、宗白华、钟惦斐、胡河清式的活色生香沁人心脾的批评文字了——那样地随物赋形，风骨卓犖，灵动丰沛，如同云层激发出闪电一般令人感奋。近年在内地文坛闪亮登场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其批评理念大可商榷，其批评姿态颇值嘉许：文体如瓔珞敲冰，惊彩绝艳，笔调如鸣溪出

润，满眼生鲜。“五四”以降白话汉语的纯美风情，或许正可从中见出端倪。

面对文学和批评，全力投入的姿态是需要的，闲云野鹤的心态同样需要。对于我，评论是全部，还是部分？是主业，还是副业？是生活，还是娱乐？不得而知。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用业余的眼光看问题，用专业的态度写文章，也许正是我属意的。

批评是精进不息的文学远征。时流所致，批评的堕落在所难免，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谴责连连。世间本无绝对的圣徒。与其讨伐别人，不如清理自我。建构比批判重要。行动比言语重要。我们尤应将视线从灰色的理论之树移开，去关注常青不凋的生命之树。批评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我只希望自己播下龙种，不至于收获跳蚤。

2007年9月15日定稿

目 录

批评的意义何在

—— 一个人的批评观(代序)

第 一 辑

诗意的触摸

—— 走近大家(四题)

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

—— 重读《原野》

关于汪曾祺的美学思考(二则)

天才与病态

—— 科幻奇才迪克及其小说

读书·写作·危机·困惑

—— 苏童访谈录

第二辑

油滑其肤 沉痛其骨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文化分析及审美解读 055

厚重明朗的历史画卷

——庞瑞垠《秦淮世家》解读

归去来兮 吾归何处

——苏童《桂花连锁集团》解读

诗性的坚守 深度的探求

——毕飞宇《玉米》三部曲解读

平原上的挽歌

——毕飞宇《平原》解读

江天一色无纤尘

——储福金《黑白》解读

第三辑

散文中的腐败与鬼魅

散文之末路

孤独者的恢弘心迹

——鲁迅文本细读

看，那些有尊严的文字

——关于韩少功散文随笔的话题

不凋的红颜

——赵玫散文印象

六朝如梦鸟空啼

——《斜阳旧影》审美品读

男儿当出塞 仰天唱大风

——长篇散文《走过额济纳》解读

毕竟是书生

——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谈起

灵魂的拷问

——董健《跬步斋读思录》解读

历史不容美德

——《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漫笔

第四辑

回望顾城：

感受不了光明是由于本身阴暗（二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秀”

—— 2006 年诗坛非正常事件回望

诗性的守望

荡气回肠 灵秀旖旎

—— 康桥诗歌论

盛唐精神与壮士情怀

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

—— 纳兰词漫笔

诗
性
的
飞翔与心灵的冒险

——张宗刚文学评论自选集

第一辑

诗意的触摸

——走近大家（四题）

莎翁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 莎士比亚

面对《莎士比亚全集》，便是面对一颗伟秘深邃的心灵。巨大的激情，非凡的理性，敏感的心灵；一经遇合，便挥洒出若多海涵地负悲伟壮美之作。从中，我们读出了缠绵的风月，也读出了奔腾的火焰，激昂的雷电，读出了穿透千古的忧患，囊括四海的情怀。作为诗坛之圣、剧坛之尊，莎翁戏剧体现出多重美质，一如钻石映射七彩阳光。莎翁的艺术魔杖所至，无不点铁成金，化凡庸为神奇。他的作品写尽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和上流阶层，写出了人性的深度。而其下笔之惊彩绝艳，众妙纷呈，充分显示出修辞之美和大师本色。《哈姆雷特》等通过对悲情人生的演绎，揭窠深沉的内涵，体现出对人类境遇的终极关怀。

莎士比亚，一个伟岸的实体，一个绕不过的存在；更是一个巨大的风火炉，冶炼大千，吐纳万象，蒸腾着精气神，流荡着声光色。“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响彻人性殿堂，亮丽岁月天穹，时时引发我们对人类历史的

怀思，对宇宙万物的探索。天接云涛，晓雾弥漫；星河欲转，千帆狂舞；“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莎士比亚，这个思迈千古的大师，椽笔一枝，胜过秦王的长剑、恺撒的宝刀、成吉思汗的铁弓，拿破仑的大炮；他无疑指涉了人类文学至高无上的流金岁月，令后来者弦歌不绝，一次次在抚今忆昔中呼唤文学的雄起。于是，欧美有了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正如中国有了说不完的鲁迅。

对于我，如果说鲁迅文本的冲击力源自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刻，莎翁则是错彩镂金，枝叶纷披，仿佛灿灿星辰，照耀人心；鲁迅像八大山人笔下的铁色乌鸦，瘦硬通神，冷峻精警，予人思想的穿透，莎翁则是一只火凤凰，光昌流丽，华美芬芳。莎士比亚，他是泡沫满溢的酒杯、汹涌的岩浆、普赐生命的甘露，是飞湍瀑流，急管繁弦；这个上帝不加羁勒的天才，其力挽四海笔泻狂澜的雄烈气魄，惟盛唐精神差可比拟。的确，莎翁与贫瘠无关，与局促无关，与生涩无关，与小家子气无关；他是烈酒而非清茶，是骏马而非毛驴，是花中魁首、人中龙凤，昂首向天，意气风发。他的文本总是那般蓬蓬勃勃风风火火，仿佛鲜花怒放的原野，令我神往复神旺，永不气馁，永远自信，从而挥舞青春旗帜，粉碎人生的每一障碍，去坦然面对生活的风刀霜剑，笑傲一切的艰蹇与难堪，抗衡种种的阴晦与苦难。

莎翁少小辍学，青年时期在剧院当马夫、跑龙套，中年后成为戏院老板；这个没有文凭的戏子，为了谋生而投身创作，却于不经意间留下两部叙事长诗、154首十四行诗、37部戏剧，皆成千古绝唱；他如威武的神祇，遍体灵光，美轮美奂，高踞时代峰巅，挥舞艺术魔杖，点化出宏大热烈的嘉年华。尽管他有倚马可待的天分，泉涌流畅的文思，却也一度被同时代的“大学才子派”诋为“用别人的羽毛装饰起来的乌鸦”。然而莎翁文章在，光焰万